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稿鈔本

第三六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稿鈔本

第三六冊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中山大學圖書館

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第三十六冊目錄

希古堂稿		一
希古堂詩存		一九七
巴里客餘生詩草		四三三
肄雅堂詩鈔		五〇五
紅藕花館詩集		五八一

希古堂稿

八卷

新會黃炳堃笛樓撰

稿本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宋

希古堂稿

卷一

甲

希古堂稿卷之一

書

新會黃炳棻書樓藏

鈔存

石碣論

古之復大讎者非可苟焉亦審其機而已無其機則必隱忍以俟而後可以有成如石碣諫莊公寵州吁不聽桓公既弑碣乃殺吁於濮及子厚於陳君子稱其純臣而說者謂碣知吁速禍不先事以圖又不殺厚以孤其黨鳴呼此不知古人之甚者也夫伯靡曷常忘夏秋仁傑曷常忘唐而時不可為不得不隱忍以俟其機碣於桓公時一致仕老臣耳以桓公君臨一國即位十五年豈不知吁所為顧圖之無術卒為所弑而乃冀碣得志於擁兵之介弟無論事權不屬即令稱兵以入清君側寧無投鼠之嫌若殺厚以孤其黨附吁者豈僅一厚殺厚有厚不殺厚或可因厚以圖吁且殺厚則謀洩而禍速窮羿逐相浞殺羿而伯靡奔有禹必遲至六十六年而始滅浞仁傑之於武后不惜委蛇將順終其身以成中興之助使二子機無可乘而或輕於一試則伯靡將與窮羿同死仁傑未有不為徐敬業者也且碣必為如陳之謀則在衛一

曰必無一日可圖。稽之言曰。衛國編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豈惟自示謙抑。蓋有不得不求。將伯之助者也。或曰。稽先事云亡。則如之何。曰。此心不負。即可白於天下後世。古之功未成而費志以殁者。後人豈皆以成敗論之。雖然。世有因循失事。動謂機無可乘者。又不得舉稽以為例也。

駢文多編
此篇擬不鈔

廉仁公勤四事自勉論

蓋聞不貪為寶。潔已即仁育之源。自便私圖。令甲亦勤民之偽。矢臣心之似水。公爾忘私。體帝德之如天。勤求民瘼。夫是以四時序順。喜無草萊之虞。四境康寧。用變梗頑之習。此真西山知澤州時所為。以廉仁公勤勵僚屬也。是非自勉不可。請中論之。六計重周官之典。總貨寶者。漂馬四維。著管子之言。具貝玉者。戒焉。夫豚肩不掩。緬懷賢相之高標。象齒自焚。實出貪人之敗類。惟廉隅自礪。深防楊震之四知。廉靜可風。不取阿衡之一辭。毋汚蠅而玷璧。每飲馬以投錢。此豈孫叔敖之廉吏。不可為。又豈陳仲子之廉士。所可擬乎。若是則廉重。顧或貪可酌。未必甘雨頻施。必也愛克厥威。君子歌乎愷悌。寬則得眾。先王惠乎困窮。試思甘也。棠何以繫懷南國。苑有泰何以致慕西京。然後知舉錯協慈祥之德。而郊有游麟。謳歌皆感戴之誠。而政無猛虎也。彼夫禹囚亦泣。哀矜有勿喜之情。湯網宏開。寬假予自新之路。此則火之烈。不如水之懦。

春之溫。不為秋之肅也。若是則仁重。無如小惠私恩。或至徇情悖義。若夫柔不茹而剛不吐。至公無私。立其子而舉其雠。大公無我。只談風月。絕請謁之私言。若凜冰霜。著立朝之正色。左右聞而歛戢。法重於山。僚佐仰其風裁。令行如水上。不滿而下。不潰。神可盟心。酌乎理而準乎情。令真強項。非然者。象魏枉縣書之法。羔表愧司直之賢矣。若是則公重。然而持之剛直。足徵端已之規。而求以怠荒。又豈惟寅之義。所貴自強不息。乾行無間。斷之功。

得主有常。恒久堅始終之守。不待三竿日上。始報鼓以放衙。有時五夜霜嚴。尚挑燈而判牘。士行運甕。懸鉅無素食之機。大禹惜陰。聽鸛謝清游之雅。汲長孺之卧治。豈是官箴。王夷甫之清談。非謀國是。所其無逸。咸知小人之依。毋曠厥官。勿武王家之適。若是則勤重。且夫人無求備者。朝廷之用才也。而德期其全者。庶官之律已也。世非無廉出矯情。孤高流為苛刻。仁由市惠。舉動亦涉偏私。雖風采足動於一時。而懈怠或生於五內矣。無損下以

並上。解澤自沛乎春臺。知有國而忘家。豫游亦歌乎夏諺。勉其在我。貴自課於當躬。事匪求人。毋自欺而藉口。今古經邦之術。豈異人乎。帝王治世之謨。胥是道也。況乃鳴琴百里。花封小試。乎牛刀有不考績三年。桑甚丕變乎鵠集者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論

問有人不自愛其手足耳者乎曰無有有愛其手足耳目而任人之折其臂刺其股聾瞶其耳目者乎曰無有然則手足耳目或有時而為所傷何哉則以心不存而捍衛未及故夫人同受氣於天值手足耳目之同受氣於人之於人如耳目所及有以防手足之危而手足亦為耳目之衛是則人無論智愚賢不肖其理固無不可相濟也而況一命之士受之於朝者哉或者謂一命之士其微已

甚其與委吏乘田綴衣趣馬胡以異惡在其能濟也不知三老嗇夫游徼之徒各有所職苟三老有愛物之心則教化行嗇夫游徼有愛物之心則訟獄平而閭閻無盜賊非其濟人之效乎所慮者心以私而或昧心以貪而或喪昧與喪而心亡矣實則不愛物有以致之然則愛物者如之何曰一念之微胞與同量寸衷所蘊天地皆春如心之熾於手足而舉動無顛蹶也如心之熾於耳目而視聽皆靈明也其能有濟也有斷然者夫一命之士非

有勢要大力乃能有所濟如此況乎居大位操大權得志於時者以天下自任而飢溺為心有不湛恩汪濊滂沱乎寰宇哉

存

六國約從并秦卒為秦并論

周之季也。秦勢漸張。六國患之。而秦之與六國。又各有囊括四海也。舉六合之志。吾以為天下之大。六國之地。五倍於秦。兵卒之眾。亦且十倍於秦。當是之時。六國用蘇秦之策。六國從親。合力以西向攻秦。雖秦之強。豈能以地一而當其五。兵一而禦其十哉。是則秦之亡。宜無俟于嬰之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時矣。況其時韓魏逼近秦境。秦攻韓魏。則楚兵得以絕其後。秦攻齊。不能越韓魏

而直趨東海。楚亦得以絕其後。秦攻燕。則趙常山。楚截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各出援師。秦若攻趙。則韓守宜陽。楚當武關。齊涉清河。燕以援師救之。其或攻楚。則韓阻其海道。趙涉河津。燕守常山之北。齊魏各以勁師佐之。而謂秦甲其能東出函谷。否乎。然而六國始終未嘗得志於秦。而秦卒并六國者何哉。此其故有可言焉。嘗考始皇十七年滅韓。十九年滅趙。二十二年滅魏。二十四年滅楚。二十五年滅燕。二十六年滅齊。十年之間。掃蕩海宇。

混一寰區。如疾風之捲箠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夫先事制人。後事者制於人。此不易之道也。考始皇十年。李斯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秦王用其計。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遂滅韓。夫韓魏本唇齒之國。韓亡而魏以孤。以故五年而六國已吞其半。迨韓魏亡。則其餘三國。亦惟斂手待盡。此所謂先事制人。用兵於韓之為得其要領也。初六國從約。大梁人尉繚說秦王曰。恐諸侯翕而出。不意。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蘇秦去趙。而後約遂解。此則六國之自取滅亡也。向使從約如故。一國有警。五國助之。一國背約。五國伐之。輔車相依。不渝。臂指之聯。是用則驚之雄。其誰知之。夫蘇秦將士耳。李斯小吏耳。乃蘇秦去趙。而六國亡。秦王用李斯之言。以取韓。而并六國。況夫抱內擊外。王之學。一身之去就。語默。即家國之興亡。所係者。不尤至重乎。嗚呼。可以鑒矣。

鈔存

李綱自比姚崇論

古有不結知於人主。而不見嫉於羣小者乎。古有不結知於人主。雖見嫉於羣小。而猶能其才者乎。然則既結知於人主。自不見嫉於羣小。宜有以盡其才。信然。吾讀宋史李綱傳。不能無疑焉。傳載高宗欲相綱。綱泣謝。復奏曰。必如姚崇。疏上十事。度其可者。賜以施行。方敢受命。綱之以姚崇自比。誠慮乎小人有以間之。而得君不專。無以成大業也。然考崇之十事。其第二事。即願朝廷不倖邊功。綱

之十議。其第一議。即曰能守而後戰。能戰而後和。一若以邊功為急務。即此與崇所見相背。而願綱自比於崇。無乃不類。說者曰。綱之為是言。蓋冀高宗之允其十議。如元宗之允崇十事。始受相命。前非自擬於崇也。夫君臣之際。不堅其信。後有至於憂讒者矣。進退之間。不慎於始。迨有似於希榮者矣。高宗在康時。遺書於綱。謂其學窮天人忠實金石。是高宗之知綱有素。可無過慮。而必以十議要之者。則有鑒於前車之覆。而主知之未可恃也。

宣和時。綱疏論水災。即請監河縣稅務。欽宗召對。有朕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尚能誦之之語。欽宗得不謂知綱。何南狩之議。於綱所言。未之深信。及與金人議和。綱不能奪。甫退而誓書已行。旋亦罷之。及除河東北宣撫使。陛辭之日。極論唐恪。鼎山姦邪。乃欽宗旋即相。恪進山。則知小人之所以挽之者。綱其早有以見及矣。至是高宗必欲相綱。而張邦昌之譖。死事諸臣之贈卹。何莫非十議有以堅之。綱幾謂此後諫無不行。言無不聽。乃入相七

十日而罷。凡所規畫。一切廢之。此則黃潛善汪伯彥。宋齊愈張浚輩。有以賊之。遂使盜起中原。天下不可復振。豈果如綱所云。無左右之先容。遂無以盡其才耶。然則既見嫉於羣小。即謂其未嘗結知於人主也。可如崇身仕四朝。二張輩卒不能行其傾陷。殆非人力所能為者。若夫崇以邊功為戒。則鑒於青海之師。綱以邊功為急。則鑒於靖康之禍。易地皆然。迹異而心同也。崇與宋璟并稱為有唐四相之一。綱則南渡一人。崇處其易。而綱處其難。

即自擬於懿又何愧焉

存

武侯論

且事有僥倖於一時。而實為畢生之玷。後人不深察。反從而豔稱之。以為庸衆人莫能為。夫庸衆人所能為。而庸衆人為之。與庸衆人所莫能為。而庸衆人為之。皆無足為庸衆人病。惟庸衆人所能為。而賢哲為之。與庸衆人所莫能為。而賢哲為之。則賢哲之玷矣。使不為之。摘焉。是以庸衆人視賢哲也。烏乎可。昔者建興五年。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亮勅軍中。卧旗息鼓。大開四城門。懿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吾以為此庸衆人計。無復之不得已之所為。即庸衆所莫能為。而懿而走險。以冀僥倖於萬一。要非賢哲之所敢出也。亮而庸衆人也。吾何必為亮責。亮而賢哲也。何亦行險僥倖。以自等於小人耶。當懿之來也。衆雖二十萬。顧主客勢殊。偏軍遠寇。利在急戰。亮能櫻城固守。馳檄魏延兼程回顧。內外夾擊。未必

不可以勝懿。或以城中萬人出奇踞險。不與決戰。而老其師。俾之進無以薄陽平。退而延軍適至。又安見懿之有以逞其志。即令眾寡不敵。城亡與亡。何不可見先帝於地下。况乎用兵之道。固未可以眾寡論也。高帝以三十萬之眾。困於平城。而懿僅二十萬。項籍以八千子弟。三年將五諸侯滅秦。又烏可以萬人而自餒。乃亮不知計。大開四城門。幸而懿引軍北趣。差慰先帝之靈。倘懿長驅而入。不傷一兵。不折一矢。取陽平殆如拾芥。亮雖萬喙。其

何以自解。懿嘗言於魏武也。曰。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使藉是而懿之言驗。吾恐安樂公與禰自縛。無俟鄧艾之來矣。亮自謂先帝知臣謹慎。故寄以大事。如陽平所為。其果當於謹慎否乎。前以南中桀慢。亮欲自征。王連以為瘡痍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夫以一國之望。且不宜冒險。矧為社稷安危之所繫。而顧視同破甑。輕於嘗試。何所見出連下哉。史稱亮用兵不戢。屢耀其武。亮蓋以王業不可偏安。雖連年動眾。

未可少之。迹其生平大志。洵無愧於管樂。而獨於陽平之役。不能不責備於亮。吾故曰。事有僥倖於一時。而實為畢生之玷者。蓋不敢以庸眾人視亮耳。

生生之謂易論

易有不易之義焉。有變易之義焉。不易者生生之體。變易者生生之用。然則天下古今之生理。其能恒久不絕者。易而已耳。夫所謂易者。乾坤之謂也。即陰陽之謂也。舍乾坤則無以言易。外陰陽則無以為生。果無以為生。而易遂無以見。然則生生之理。謂非易之理以默應於其間乎。傳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此言無陰陽。則易無以見。而乾坤化生之機。於是乎息也。蓋自未有乾坤。而陰陽生生之

鈔存

理。已無一毫之或缺。自有乾坤。而陰陽生生之理。更無一息之或間。此乾之靜專。動直。所以大生也。坤之靜翕。動闢。所以廣生也。吾讀易大傳。生生之謂易。此其理有可言焉。故易之文祕書說曰。日月為易象陰陽也。故曰陰陽之易配日月。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參同契亦曰。日月為易。陸氏德明引虞仲翔注。參同契云。字從日月。下。夫日月。即陰陽之謂。其相推。生。明固亘萬古而不易者也。而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

來。有日月而晝夜生。所謂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有晝夜而寒暑生。有寒暑而四時生。所謂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用能乎萌庶。類亭毒羣物。生氣蓬勃。綿延延。何莫非陰陽二氣流行變易之所為乎。傳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立之云者。蓋以不易為資生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行之云者。蓋以變易為化生也。此易之理也。又嘗默推乎易之作也。本無極而太極。有太極即有動靜。有動靜即生兩儀。有兩儀即生四象。有四象即生

八卦。倍之而生十六。倍之而生三十有二。又倍之而生六十四。等而上之。生生無窮。誠以陰陽相需以為用。有陰而即有陽。有陽而即有陰。陽奇陰偶。而即有三。非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乎。又何疑於生生之無窮乎。此生生之故。易之所以為書也。聖人體天地陰陽之德。知造化之往來。不窮。天尊地卑。萬古不易者。其常體變動不居。隨時變易者。其妙用乃觀於天。俯察於地。有以觀萬物之宜。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

易為變通之書。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終始相生，無有窮期。又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夫曰立本，非不易之謂耶？曰趨時，非變易之謂耶？是以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地生生不已，自非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其孰能與於斯耶？聖人繫易，一則曰乾坤為易之總，再則曰乾坤為易之門。其所以再言之者，亦曰生生之故。陰陽而已。雖然，顧其所以生生者，其果陰陽乎？抑陰陽之理乎？

南訛解

堯典：平秩南訛，孔傳訛，訓化。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小雅：或寢或訛，訛，訓動。式訛爾心之訛，訓化。王風：尚寐無訛之訛，訓動。幽風：四國是訛之訛，訓化。是訛與訛通。變化之與變動，意亦相同。其以南訛釋為南方，變化於字義，無乖。惟於經義，尚有未協。考說文：無訛字。有謠字，謠，即訛也。今本史記作南謠，而漢書王莽傳：每縣則謠，以勸南僞。薛季宣書古文訓：亦作南僞，是僞亦謠也。獨

史記索隱作南為，小司馬云：為，依字讀。謂所當為之事也。考之於古，僞與謠通用。荀子：性惡篇云：人性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然則荀子以僞作為讀，此僞即為之明證。是可知王莽傳之南僞，即書古文訓之南僞，均作為字。又僞與謠通，則今本史記之南謠，亦當釋作南為矣。按古音讀為作吾何反。詩：王風：兔爰章，尚寐無為，與羅雅為韻。兔爰章，福祿來為，與多嘉為韻。抑

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與嘉磨為韻。莊忌哀時命云。知貪餌而送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是為字古讀如訛也。訛與諺同。故史記以為作諺。漢書及書古文訓。以為作偽。而孔傳遂因為轉訛。致有訛化之訓。不思命義和以授。時厚為民事。而設孔傳。釋人時。謂耕獲之候。夫春曰東作。謂所當興作之事。秋曰西成。謂所當成就之事。冬曰朔易。謂所當改易之事。均以人事為言。何致夏曰南訛。釋為變化之事。獨屬之於天。工耶。若依索隱作南。為謂所當為之事。則與東作西成。朔易。同屬人時。於義為當耳。

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解

同人之九三。曰伏戎於莽。何也。蓋貞卦離。虞氏逸象。離為戎。三變震。震為草莽。離錯坎。坎為入。有伏之象。離三伏。震震動也。有升之象。言九三意欲與九五為敵。然九五居乾之中。乾為高。三變震為陵。乾升在上。能居高以臨之。所謂升其高陵也。九五剛健居位。非九三可敵。乾為歲。離之數三。又錯坎。坎為三歲。三變震為興。故戎雖伏於莽。極之三歲而不能。以九三尚未變。仍未為震。故有不興之

象。按升其高陵。謂九五也。而王注孔疏。皆云升其高陵。以望前敵。不敢進。而瞿塘則以為升其高陵。窺二之動。是均以九三而言。然既云伏。何又云升。且彼伏莽者。豈敢顯然以升高陵乎。似於理不合。